

□张林华

当下文学的境遇

当下文学的境遇，也有点类似于杭嘉湖平原热土上的养蚕业。文学的式微，似乎是不争的事实，难免令人为之疑虑，“桑间篝火却宜蚕，风土相传我未谙。”（宋代姜夔《除夜自石湖归苕溪》）随着时代的变迁，随着视听以及其他官能刺激的到来，文学应当作何为？是否还有生存的前途？即使单就表现形式而论，文学继续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存在，还是会大规模地转向别的形态？都是很多人关心，甚至担忧的问题。

于我而言，总体上站队审慎的乐观派。一方面是因为我内心信奉“文学可以改变生活”这一执念，至今依然。我的前辈作家、翻译家赵萝蕤女士说：“文学，是人类灵魂的表现，一国的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的表现，个人的文章就是他个人的灵魂的表现。——把文学纯粹当做技艺和消遣来看的文学，早该算不

得是真正的文学，文学应该在人类的‘心理建设’上占最重要的一席。”（《我们的文学时代》1944年）这个“灵魂说”观点，我是大致认可的。

我反对将文学的作用放大到巨大，乃至膨胀的程度，但也不赞同著名作家叶兆言“文学是无用的”这样的观点。叶兆言先生在他的新书《无用的美好》封面上公开宣称：“我常常对现实力不从心，幸而，还有（文学）这些无用的美好，宽慰每一个人。”态度可谓直截了当，毫不遮遮掩掩。“文学是无用的，这是叶兆言一贯的看法，他说过：对文学的用途，我一直是悲观主义者，但文学和爱情一样，无用，却是美好的。这里面有一个作家的清醒与坦诚，却也有一个作家的热情和自信。——毕竟，他还是坚信文学和爱情一样，是让人生更有色彩和更有味道的事情。”（潘向黎《南人上来歌一曲

——关于写作的一些闲话》）所幸叶兆言先生还至少觉得文学是美好的，能宽慰人们的心灵。无论文学是作为一种个人的遣兴娱乐或技巧层面的修辞练习，还是作家试图做一个时代的介入者和思想载体的承担者，我始终相信文学具备一定的功能作用，相信文学的语言能力和思想能力缺一不可。

至于文学的表现形式而言，就没有必要过于敏感，因为那非关文学的本质。时代在发展变革，文学的表现方式不可能也不应该停滞。我觉得文学大概会拥有更多元的形态，比如会以书籍和文字的形式保留存在，也可能以声音的形式，或据此改编的影像的形式存在，这并非是一种内核变异，而是某种形式上的拓展与延伸，就本质属性而论，即使其冲击效果甚至超过了文学本身，它仍然不过是文学的衍生品而已。

□程应峰

带着各自的蜜活在人世

晨间时光，打开手机，看到一文友发的一则微信，转载了阿毛的诗《桃花源边香樟亭》中的几句：“我老了/不仅爱核桃/更爱露水间的花草蝴蝶。陌生人/你也把我当作旧友吧/我们带着各自的蜜活在人世。”最后一句“我们带着各自的蜜活在人世”，让我发呆了好一阵子。

是的，身在尘世，总有老的时候，老了，就只剩下过往的生命岁月里酿出来的蜜了。这以后的日子，生而为人最值得欣慰的事情，就只能是可以“带着各自的蜜活在人世”。

这无疑是一种温暖地活在尘世的方式，将一颗心化在融融诗意里。每个人

都有自己的蜜，就像每一片树叶有自己的纹理、形状和色彩一样。就算叶子苍黄，但它有它的经度和纬度，让人看见曾经的落花流水，曾经的烂漫多姿，让人看见人间值得。

各自活着，水深无声，那里有岁月沉淀下来的美好情感，静默而深沉。我们也曾年轻过，我们也曾透支了眼泪，我们也曾没心没肺地歌笑。尽管这个世界漏洞百出，但我们还是心怀美好，以诗意的一个洞一个洞地去填补。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轻易放弃该做的，世界同样也会放弃我们，最后，我们失去的不只是自己的地儿，更甯想带着各自的蜜活在人世了。

人与人的差别莫过于心灵。人老了，更要活在一个宽广的精神世界里，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有多大，视野就有多宽广。时间过去就过去了，不用追；事情忘记就忘记了，不必悔；青春逝去就逝去了，不用念念不忘；有些风景看透了，才能真正释怀。生活，其实很简单，生命，是用来沉淀的，沉淀到老，方知其间真味。一味向生活索取的人，缺少的正是以人生之蜜回馈人生的美妙滋味。

林清玄说：“明天的树叶不会在今天掉下来，不要为明天烦恼，要努力地活在当下，活在今天这一刻。”

那么，怎样活在今天这一刻？我以

一生不过一念！是的，逝者如斯夫，时光总是难以驻留，任人力难以左右，关键在于，时光会给我们更好的，我们又何必过于留恋那已逝的过往呢？的确，如沐春风最令人陶醉，但假如迎面吹来的是凉爽的秋风，你又何必多加抱怨？感受秋风秋雨秋的意境，保持清凉清苦清爽的状态，做人生清醒有力的把握者，蛮好啊，甚至好得很，能有什么不好呢？

草兴草盛，草枯草伏，原本就是一种强大的生命周期，自然规律，我们需要具备的，只是一种欣赏的眼光和仁慈的胸怀，以及一双始终不停前行的脚。如果还要有点什么，那就是尽量留存一点点真切温暖的记忆，借助于文学艺术这样色彩浓烈一点的方式。

□张勇

板凳要坐十年冷

冷板凳坐上去肯定是不舒服的，最直观的体验当然是硌屁股、冰屁股，所以讲究生活质量的人是不屑的，放在过去肯定得坐虎皮椅，现在早已进化成各类舒适的沙发或椅子了，甚至还有加垫子，要多得劲有多得劲。

我们今天说的“冷板凳”源于梨园用语。在戏曲行当里，有演戏的，还有伴奏的。通常演员在台上演，伴奏者坐在下场的门侧，被幕布遮着，观众基本看不到敲锣打鼓的人。整部戏曲跌宕起伏，除了靠演员的唱念做打之外，锣鼓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烘托渲染作用。如果场上只有演员清唱，显然不够热闹，人们以锣鼓班坐的长板凳空了来指代敲锣打鼓的人缺席，将冷场的清唱称之为“冷板凳”。后来，人们取“冷板凳”的引申义，将人受冷落、不被重视的现象称为“坐冷板凳”。

不论是生活中的冷板凳还是被引申了的冷板凳，其精神实质是一样的。冷板凳的精神还是要提倡的，没有哪项事业是轻轻松松、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，光鲜的背后往往都有坐冷板凳的苦功。

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有句名言：“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一句空。”1957年4月，北京大学举办“历史问题讲座”，范文澜应翦伯赞和历史系学生的一再邀请去讲第一讲，范文澜说：“我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志们下‘二冷’的决心。一冷是坐冷板凳，二冷是吃冷猪肉（从前封建社会某人道德高尚，死后可以入孔庙，坐于两庑之下，分些冷猪肉吃）。意思就是劝同志们要苦苦干、慢慢来。一个做学问的人，有这样的决心，下这样的功夫，如果真有成绩的话，总会有人来承认你，请你去吃冷猪肉，何必汲汲于当前的名利呢！我这样说，可能不合时宜。但是，我愿意提出我的建议。”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他为了研究历史，放弃热闹的仕途，远离火热的人群，枯守静室，冷对喧嚣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不急不躁，默默地搞研究，静静地做文章，终于完成了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的写作，使中国史学实现了革命性的前进，也奠定了他作为当代历史学家的学术地位。

庄子曾说：“适莽苍者，三餐而反，腹犹果然；适百里者，宿春粮；适千里者，三月聚粮。”是只准备三餐，还是“宿春粮”“三月聚粮”，最终结果迥然有异。想要“适千里”，那就必须得下

一番苦功夫，想偷懒取巧是绝对行不通的。

陈忠实写《白鹿原》，从构思到写成，差不多用了十年时间，坐了十年冷板凳。其中很长一段时间，他把自己关在陕北农村的陋室里，远离尘嚣，倾情投入。吃饭是冷锅冷灶，睡觉是冷衾冷炕，面对的冷笔冷墨、冷灯冷砚，终日里冷冷清清，寂寞不胜，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。但是，他的辛勤劳作得到了异常丰厚的回报，这部著作奠定了他当代文学大师的地位。既有仰望星空、紧跟时代的格局与胸襟，也有坐“冷板凳”的耐力与能力，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精气神。

现在的社会似乎按下了“快进键”，有人想一夜暴富，有人盼一举成名，有的领导急着推出“大手笔”来个“大变样”，有的企业等不得艰辛研发过程只想赚“快钱”，有的研究人员坐不得冷板凳忙于发论文……我们这个迅速发展、深刻变革的时代，势必会在人心中留下求变、求快等心理投射。但经常是寄希望于“一招鲜”，结果却发现问题剪不断理还乱；一门心思走捷径，结果却陷于最崎岖的险路。有华丽的激情而无务实的路径，有华丽的目标而无扎实的功底，即便能图得一时之快、收到一时之效，但却种下了长久之患，衰减了前行的后劲。

曹雪芹为了《红楼梦》，“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”，忍受了多少青灯孤冷，遭遇了多少悲欢离合，品尝了多少酸甜苦辣，抛洒了多少汗珠泪水？这还不算生活的困窘、寒暑的煎熬、精神的折磨。虽千般辛苦，仍笔耕不辍，那就是“痴”了。就连作者自己也以诗自嘲：“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”

达尔文出于对生物的兴趣，毅然参加了贝格利舰的环球考察，一走五年。每到一地，就采挖生物标本，托运回国。五年后他定居伦敦郊外潜心研究这些资料，冷板凳一坐就是20年。1859年终于出版了《物种起源》，创立了进化论。

举凡各领域的成功者，不见得是最聪明的，但其志趣必须是坚定的，要坐得住冷板凳，抵得住诱惑，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锲而不舍，才有可能出成绩。当然，“板凳”的冷热随时可能相互转化。有能力，事业心强，再冷的“板凳”也会坐热；没能力，事业心差，再热的“板凳”也会坐冷。

□郭华悦

包浆

一样藏品，有了包浆，容易身价倍增。

灰尘与油渍，还有其他种种，在漫长的岁月中，不断沉积在器物表层，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包浆。历时越长，包浆越厚，光泽也就越明显。于是，判断一件器物的真伪，包浆也就成了重要的标准之一。

物有包浆，人亦是。谁是天生就乖巧懂事的呢？从少不更事的年少轻狂，到后来一路浮沉中，渐渐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，知道将心事藏于内，把规矩表现于外。于是，就成了旁人眼中成熟懂事的模样。一个人的身上，都会有种种岁月的痕迹，那就是时光的包浆。

包浆承载着岁月的痕迹。但若仅仅以包浆识人断物，却容易踩坑。赝品要以假乱真，首先就得在包浆

上下足功夫。假货被人工做旧，多了一层包浆，也就多了几分渐欲迷人眼的可能。只要包浆做得够真实，在买家眼中，那就是一颗定心丸。于是，赝品堂而皇之混入真品，令收藏者上当。

光靠包浆来判断一个人，也容易上当。有些人一路的摸爬滚打中，练就了一身能藏善伪的本事。没有火眼金睛的人，若再缺乏足够的耐心，只不过是仅仅靠其伪装在外的包浆，就认定眼前的人可靠可信，于是坦诚相对不疑有他，最后大多难逃被骗的结果。

包浆，是标准之一。但若将其当成唯一的标准，则成了本末倒置。一样藏品，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包浆，而在于包浆之中的内里。包浆的作用，是供人识别藏品的真伪，而本身并无价值。被包包浆的内里，才是器物本

身的价值所在。器物蕴含的价值，在其本身之内。而包浆，不过是判断其是否真具价值的手段之一。

一个人的可贵之处，也不在于时光赋予的外在那层包浆，而在于包浆之内那颗被时光浸润的本心。一个人从漫漫时光中一路走来，所学所习皆心之所向，从少不更事到爱己及人，一些一个脚印，一个脚印便是一份成长。这些内在的成长，才是一个人的价值所在。因为有了这些成长，才有了由内而外的人生包浆。

人与物，有价值的包浆是从内而外的。有内在的价值，在时光浸润中，才能形成外在的包浆。可见，有价值的并非包浆，而是内在蕴含的价值。物是如此，人亦是。

□游宇明

独居守心

曾国藩有句名言，叫“群居守口，独居守心”。“群居守口”好理解，就是人多的时候不要乱说话；“独居守心”解释起来稍稍费点神，关键是如何对“心”作出准确的诠释。

讲这个问题之前，咱们不妨先说几个故事。定居上海后，鲁迅养成了这样的习惯：每天早晨孩子去上学的时候，他上床睡觉，中午吃一天中的第一顿饭，下午出外办事或接待来访的客人，这种应酬（也是鲁迅获取题材的重要手段）经常要持续到晚上。客人走了，家人睡了，鲁迅拧亮台灯开始一天的读书、写作。这样的生活，鲁迅一过就是十年，一直持续到其逝世。

冯至是当代著名诗人、学者，曾经担任过西南联大的德语教授，从1941年春开始翻译并注释《歌德年谱》。他从西南联大外文系图书馆借用40卷本《歌德全集》。那时，他下午进城，第二天早晨下课后上山，背包里常装两种东西，一是在市场上新买的蔬菜，还有就是几本沉甸甸的《歌德全集》。用完这几本，就调换成那几本。就是在这样艰辛无比的生活



河畔白桦

汤青摄

□刘世河

莫高估了“患难”的能量

15年前，二林和雷子曾一块在农贸市场卖海货，一干就是5年。两人的摊位虽然并不挨着，心却拧在一起。每天凌晨天还没亮，他们就一人开着一辆三轮车，一路“咆哮”着直奔几十里外的批发市场拉海鲜，然后再在摊位上一直守到天黑。收完摊儿，哥俩便寻一家小酒屋一坐，边喝边聊，甚是快慰。

更难得的是，哥俩在钱上从无计较，你进货钱不够了，就用我的，我家里用钱时再往你那拿。不管谁遇到什么难过的坎，两家抱团一用力，就迈过去了。有一年，雷子的老爸动手术，作为独子的雷子在医院一伺候就是一个多月。二林就让她媳妇守自己的摊，他则替雷子出摊，硬是让雷子一天也没耽误挣钱。

彼时，他们都刚刚娶了媳妇成了家，家底儿薄，所以很拼。卖海货整天一身腥臭，披星戴月的虽然辛苦点，可有这样的好兄弟一块苦，彼此倒也没觉得有啥。

后来，二林的一个舅舅从海外回来，开了一家专做各种海鲜美味的特色餐厅，便有意拉外甥一把，让二林过去帮他。从一个灰头土脸的菜市场小贩，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西装革履的餐厅主管，这小子果然不负舅舅所望，一年历练下来便可以独当一面了。三年后，舅舅觉得自己年事渐高，就干脆把餐厅交给了二林打点。由于经营有

方，餐厅规模越来越大，不久就成了这个城市里的海鲜巨无霸。

再说雷子，自打好哥们二林离开市场后，自己虽然孤单，却终也寻不到其他更好的营生，只好继续在市场卖鱼，直到十年后农贸市场那块拆迁。辛辛苦苦干了十多年，加上省吃俭用，雷子也攒下了一些钱，就想先交首付，早日结束一家人挤在30平小屋里日子。谁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雷子开着面包车送儿子上学的路上，一不小心撞上了一位老太太。不幸的是，还没送到医院，老太太就停止了呼吸。

雷子倾其所有，也还是差了20万凑不够那笔高额的赔偿款。这时他想到了二林。尽管这些年里他也为一些小事儿偶尔去找过二林，每次他都会不厌其烦地说起他们在市场一块卖鱼的经历，从二林微妙的表情上他也觉察到了几丝微妙的变化，二林似乎不怎么想提及那段经历。对他的那些所求，二林也多是委婉拒绝。可这回真摊上大事了，二林一定会出手相助的，“毕竟，我们是患难兄弟呀！”他给一脸愁容的妻子留下这句话，就信心十足地出了家门。

不巧的是，二林正携妻带子在外地度假。好不容易打通电话，只说了几句，二林便让他先去自己的办公室等，一会便有人手里拿个信封过来，告诉他：这是我们老总让我交给你的，说不用还了。雷子接过信封，打开一看，

里边是一万块钱。他愣了一下，但随后就明白了。他赶紧给二林打电话，想说声谢谢，可已无人接听。

后来雷子东挪西借，总算凑够了那笔赔偿款，可债台高筑的他，日子越发艰难。再想重操旧业，却无本钱。这时，他又想到了二林，不过这次不是借钱，而是求他让自己在他的饭店打份工，端盘子、顺菜、干保安都行。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就是这样在一个在他看来极简单的小事，二林居然也没答应，还林林总总地说了一大堆的理由。

雷子很受伤，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二林咋会变成这样？有好长时间，他脑子里老是反反复复地闪现一个大大的问号：我们可是患过难的兄弟呀？

其实很简单，雷子只不过犯了一个许多人都容易犯的错误，那就是过高估计了“患难”的能量。总以为那么艰难的日子里我们都情同手足，如今你发达了，理应拉兄弟一把。其实未必，这患难的经历，对有的人来说，是“两万五千里长征”，虽苦犹荣，但对有的人却是“走麦城”亦或“滑铁卢”，是败笔，不但羞于提及，而且还是他心里的一根刺，越发达，他就越想拔掉它。一看见雷子，二林自然就会立马想起那段“不堪”的日子，而雷子的津津乐道，无疑于给那根刺浇水施肥，更何况雷子十几年后依然还在“不堪”中挣扎。他不烦你才怪哩？